

皓首学术随笔



何满子卷

袁林

任继愈

何中

贵震

吴冠中

吴小如

朱新夏

戴逸

He Manzi
Juan

中华书局

C53

57

:8

2006

皓首学术随笔

何满子卷

李袁林

任继愈

何怀子

袁宏

吴元

吴小如

朱新厚

戴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皓首学术随笔.何满子卷/何满子著.-北京:中华书局,2006

ISBN 7-101-05198-7

I.皓… II.何… III.①社会科学-文集②文学研究-中国-文集 IV.①C53②I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0044 号

书 名 皓首学术随笔·何满子卷

著 者 何满子

责任编辑 王守青 马 燕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http: //www.zhbc.com.cn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4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20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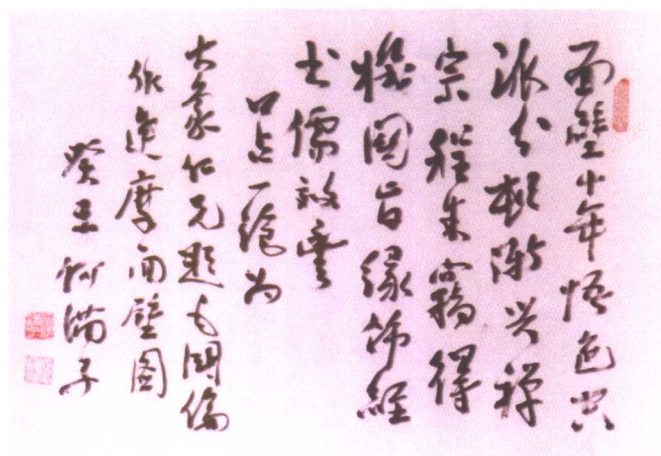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-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5198-7/K·2308

定 价 32.00 元



何子



治学简述

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,除了插班读过一个学期的初中和一个学期的高中外,全在家塾聘请的教师受业。我的三位塾师确是学问渊博的学者,教中国文史的夏蓉先生是清末副榜(即备取举人)。夏蓉先生精研文字学,著有《段氏字学平议举隅》,教我文字学以朱骏声的《说文通训定声》为教材。教我外国文史、数理化的教师都是英国留学生,教数理化的陆先生印象不深,至今连名字也已记不真了;教外国语文、史地的蒋逢辰先生是英国剑桥大学出身,他因在一次火灾中失去了一条腿,活动受到限制,故特别以读书育人为乐。我早年所获的知识均得益于他的教导。他于抗战前一年(1936)病逝,曾说我已获得了相当于大学文科教育的学历。

我的第一篇作品《东北的炮声》发表于1931年的《杭州日报》,时年十二岁,是因那年的“九一八事变”叙感的。这时我已将文学的阅读兴趣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中国古小说转移到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学和外国作品了,同时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说。但读书仍杂乱无章,没有决定专攻哪一门。读的书,中国书以史书为主,1937年抗战以前就已读完“前四史”和《资治通鉴》(以后在三十岁以前陆续读完“二十四史”和《清史稿》);外国书则以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著作为主,但也缺乏系统。要之,直到老年,我的读书治学都是杂学旁收零乱无序的,但有几个阶段的研治重点可以叙说。

一、1938年起我便从业新闻,编得最多的是文艺副刊,即使当新闻编辑或总编时也每兼副刊,因此,读书便以中外文学名著和文艺理论为大宗。特别钟爱鲁迅著作,迄今我仍每年通读《鲁迅全集》一遍。

二、1942年至1944年,由于读罗曼·罗兰作品的影响,我特别肆力于探求音乐知识。认真阅读了旋律学、和声学、曲式学、音乐史等书籍,并学习作曲,声学曲和简单的器乐曲都尝试过。顺便说说,我还是毛泽东诗词的最早作曲人,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时,《新民报》上发表了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咏雪》一词,我谱成曲单页印行,颇有人传唱,我也惹了些麻烦。从此就与音乐分手。当然,我也自知不是当音乐家的料。

三、1946—1948年间我在南京当记者时,曾因我叔父(他和傅斯年是北大同届同学)介绍向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先生问学。在他的诱导下,选定了以观世音菩萨为课题的包括宗教、民俗、文学艺术、中印文化交流等项目的研究,此后约十年间,研读了大量有关书籍、搜罗了近两百幅图片,制卡近千张,并写成了初稿约二十万字,这是我一生中最认真专注的一次研治。这些资料均于“文革”时被抄没,从此再无研治专题的雄心壮志。

四、1951—1952年我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时,原讲授文艺批评及中国新文学史一类课程,院系调整前的大学教师思想改造中,因一位老先生不耐批判交代,弃戟而去,遗下的中国文学史一课无人担任,校方命我承乏。接手时正值明清一段,小说戏曲为这一段的主要现象,我不得不致力于明清小说及相关载籍的研习。课余撰成《论金圣叹评改〈水浒传〉》、《论蒲松龄与〈聊斋志异〉》、《论〈儒林外史〉》三书,于1954年出版。从此涉身于古代小说研究领域,并有意撰述一部《中国小说史》。奈因1955年被株连入胡风案,旋又被“扩大化”,失去研究写作条件逾二十年。1978年重执旧业后,此志未衰,但人事倥偬,岁月蹉跎,除了若干单篇发表的关于小说史方法论的论文外,仅于1994年撰成《中国爱情小说史略》(此书在香港、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,改名为《爱情与两性关系——中国小说研究》,在大陆出版时,更名为《中国爱情中的两性关系》),聊弥夙憾。此外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编印《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》、《唐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》及主编《明清小说鉴赏辞典》(后两种与李时人合作)等,亦无非系情于古小说及小说史之意愿而然。

五、1979年起重操旧业时,年已六旬,记忆力衰退,读书则事倍功半,

已难积储新知,所仗者全为三十岁以前研读所得。生性又不善沉默,正值改革开放,世象维新,故仍述作不辍。因所储知识杂乱无序,所作亦不守畛畦。除数量较多的古小说评析文字外,历年所出版者有《文学呈臆编》(北京三联书店)、《汲古说林》(重庆出版社),前已叙及之《中国爱情小说史略》、《中国酒文化》、《中古文人风采》、《忌讳及其他谈片》、《读鲁迅书》、《桑槐谈片》(以上五种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,并辑其零散者成三卷本《何满子学术论文集》(福建人民出版社)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,又颇从事社会批评及文化批评的杂文随笔写作,自1989年结集成《画虎十年》(广州文化出版社)后,90年代起大致每年结集一册,计有《虫草文辑》(宁夏人民出版社)、《绿色呐喊》(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)、《五杂侃》(成都出版社)、《狗一年猪一季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)、《如果我是我》(时代文艺出版社)、《世纪末抒情》(时代文艺出版社)、《亦喜亦忧集》(山西教育出版社)、《沙聚塔》《人间风习碎片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)、《鸠栖集》(华东师大出版社)、《见闻朵拾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)、《谈虎色不变》(武汉出版社)、《千年虫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)、《零年零墨》(福建人民出版社)、《将进酒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)、《天钥又一年》(兰州大学出版社),近两年结集尚在排印中。此外尚有旧体诗集《一统楼打油诗钞》(武汉美术出版社)及口述自传《跋涉者》(吴仲华整理编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)各一种。

自惟平生读书述作尚不懈怠,惜才力孱陋,年华的黄金时代又遭废弃,遂研究无成,所作亦无补于世,良可慨已。

自序

我从未以学者、作家自期，既没有那雄心，也没有那能耐。老友贾植芳教授常自我调侃，说自己是文学界的散兵游勇。可他至少还隶属于作家协会或文联；而我则除了领工资必须列入单位的花名册以外，什么行会和学术团体也不参加。即此便可说明我无志于当作家、学者了。但人总得说话，发发议论什么的，既然读过几句书，有时议论就不免关联到学术，当然都是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言谈。

早年所发表的文字，不论是成册的或剪存散见于报刊的，全已在“文革”中被抄没，本书所收的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二十多年中所作。它们大多分见于我逐年编印的杂文随笔集中，少数是未编集的零散篇什，但专题性的自成系统的专著文字不选。相信从这本选集也大致能显示出我涉世治学的状貌和路数来了。

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是一个世变迅捷而又严酷的时代。如我，刚成年便遇到抗日战争，逃亡流徙无定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从50年代起又遭遇各种运动，播迁放废无宁日。不要说像我这样无恒心无毅力的杂学而无专攻的人，即使立志专治某项学问深入钻研者，时代环境也不能提供适宜的条件。岁月蹉跎，至老无成如我，恐怕也有理由诿责于时也，命也，运也的。

由于我读书极杂，治学又无专攻一门的恒心，加上这些文字多数是即兴弄笔急就之章，所以这本虽是列入“皓首学术随笔”的书其实并无多少学术内容。但我相信这些文字多少能折射出一点我们所处时代的世风、学风、文风，哪怕只是一枝一节。鲁迅曾自谦他的文集“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，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，几个瓦砾，但仍希望，并且相信有些

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)区区怎敢放肆妄比鲁迅,但斯旨则同。

全书分《世相文心》、《杂览谈片》、《涉世阅人》、《序跋选辑》等四组,每组各有《弁言》说明,兹不赘。

2006年2月

自 序

卷一 世相文心

弁言 /3

自我在艺术中的地位 /5

弗洛伊德主义私窥 /10

《三国演义》影视剧谈片 /16

回答 A. 纪德的诘问 /29

京剧的舞台程式排斥现代情节 /33

从《马桥词典》之争谈创新与模仿 /38

“文化散文”——“卓派滑稽” /43

文学的人民中心之陷落 /46

若干四川方言语辞闲诂 /54

“不以人废言”和“知人论世” /58

与陈四益辩“流行歌曲” /61

“敬惜字纸” /67

自我作古与以讹传讹 /71

撰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抓住的纲 /74
也谈“今天文学的命运” /81

卷二 杂览谈片

弁言 /87

明人笔记杂侃

小引 /88

明初的酷刑 /90

皇帝的声口 /92

迷信与拍马 /94

朱元璋对文人的仇视情结 /96

明初三修《太祖实录》 /98

明初的日本国书 /100

太学祭酒举止乖张 /102

王世贞笔下的明代士风 /104

这回的话题来自裁缝寓言 /106

县令读破句滥刑 /108

偷书趣闻 /110

天下文章一大抄 /112

爱情的希望换诗 /114

划清界限改名取媚 /116

文人臆想的爱情外交 /118

柏拉图式的金钱恋 /120

超级风派阮大铖之死 /122

近代逸闻杂摭

小引 /124

慈禧“明年吉庆”的滑稽剧 /126

门包和王爷的禁令 /128

- 清宫戏中京都现形 /130
 张之洞不上军机处台阶 /132
 匪与土匪 /134
 试官媚权贵 /136
 以貌取人两种 /138
 胡雪岩与西门庆 /140
 满族贵妇的排场 /142

卷三 涉世阅人

- 弁言 /147
 畸人 /148
 六亿一人
 ——吕荧九旬冥诞 /150
 和芦甸相处的日子 /155
 漫说几位“团友”的脾气 /162
 叶帆,一份传记材料 /169
 傅孟真的“真” /195
 忆张维华 /198
 我的三十年忘年交陆澹安 /202
 与罗洛相处 /205
 李俊民的人品 /209
 读石西民书感往 /214

卷四 序跋选辑

- 弁言 /219
 三卷本《学术论文集》总序及各卷弁言 /221
 《文学呈臆编》后记 /227

- 《汲古说林》后记 /232
- 《中古文人风采》序引(三篇选一) /237
- 《中国酒文化》前言 /240
- 《中国爱情小说史略》导言 /242
- 《中国爱情小说与两性关系》新版前记 /245
- 《古代小说艺术漫话》引言 /247
- 《小说史方法论八讲》题记 /249
- 《读鲁迅书》前记 /251
- 《读鲁迅书》后记 /257
- 《天钥又一年》前记 /261
- 《一统楼打油诗钞》小引 /263
- 口述自传《跋涉者》自序 /265
- 《胡风格律诗选集》编选前记 /267
- 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》小引 /272
- 李时人《金瓶梅新论》序 /275
- 胡益民、周月亮《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》序 /280
- 顾鸣塘《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》序 /282
- 房向东《鲁迅与他“骂”过的人》序 /284
- 朱珩青《路翎传》序 /291
- 卢鸿基《苦瓜棚诗词遗稿》序 /293
- 序柯文辉《碎吻》 /297
- 王西野《霜桐野屋书画集》序 /300
- 序《张人希画集》 /302
- 序周金冠《近现代书斋室名趣录》 /304
- 序何小颜《花与中国文化》 /306

卷一

世相文心

弁 言

我写杂感随笔一类文学,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初当日报副刊编辑之时。遇到来稿不足,便自己赶写一篇来充塞版面;有时便辟个专栏,随写随登。干编辑这一行,正如“文革”前夕被姚文元们所批判过的罗竹风的文章《杂家》所说,只能当也不得不当“杂家”。这个所谓杂家,当然够不上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定性的“杂家者流,盖出于议官,兼儒、墨,合名、法”的那种能撰述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般大著的杂家,而是杂里古冬,什么都得对付一下的角色。也许真的和班固所说的“出于议官”有那么一点渊源吧,这些文字的路数大抵是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,颇不讨人喜欢。中年以后世局变了,这类议论更不合时宜,于是停止了这类文字的写作。

上世纪80年代起,应相熟编辑的邀约,我又重写起这类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杂感随笔文字,而且势不可收,愈来愈多,竟成了我这二十多年来所发表的文字的大宗。由于自己所执的业和所关注的方面的缘故,不免要对文化、文学艺术方面的现象发发议论,或曰谬论。历年所编印的杂感随笔集中,也以这方面的议论为最多。当然,内容仍是“杂家”味,杂里古冬的。

这类文学写多、写习惯了,便会影响创作主体的文风,写什么也染上杂感随笔味。有时想写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,也带上随笔杂感式的调门。前些年我出过一本《中古文人风采》,便有一位批评家说:“这虽是一本文化史的论著,但作者别是一路,信笔纵谈,言笑风生,不像读学术论著那样令人必须肃穆对之,读来轻松有趣。”字面上是赞词,但言外实不无我的学术论著体性不纯之意。那也没有办法,我自觉总要比高头讲章好些。

本辑所收的是我近二十年来关涉到文化学术内容的文字,以写作年